



“尔滨之恋”征文启事

哈尔滨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无论是冬日里童话般的冰雪世界,还是夏日里微风凉拂的松花江,无论是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还是典雅的欧式建筑,当然还有这里独特的美食,都能让你感受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幸福。

爱上一段旅程,恋上一座城市,由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哈尔滨文学创作院《小说林》杂志联合主办的“尔滨之恋”全国青年作家征文活动正式启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主题

本次征文主题为“尔滨之恋”,作品围绕哈尔滨地域文化、四季风光、城市建筑、风土人情等方面展开创作。

二、征文要求

1. 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首发,无版权纠纷,不得剽窃、抄袭,文责自负。
2. 参评作品体裁为散文、随笔,字数2000字以内。
3. 每位作者限投一篇,不接受纸质投稿,重复投稿者稿件无效。
4. 不符合以上投稿要求的作品不予受理。

三、征文时间

自征文通知发布之日起,到2024年9月30日截止。

四、征文评选

组委会将对征文作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设一等奖5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

1000元;三等奖15名,奖金500元;优秀奖25名。活动结束后,择期举办颁奖仪式。

五、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只接受电子来稿,来稿以附件的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a84655106@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尔滨之恋”字样,稿件末尾须标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地址、电话、邮箱、个人简历、稿费信息等。征集的优秀作品将刊发于黑龙江日报《天鹅》副刊、哈尔滨市文联公众号、《小说林》公众号。

注意事项:本活动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尔滨之恋”征文组委会
2024年7月19日

周庄的雨

□任永恒

窗外有雨,雨中有周庄,青砖褐瓦上真的有轻烟在游动。雨天江南是一种福气,暖暖的潮湿像要把你的头发都变成绿色。往曾经去想,这里应该没下过暴雨,没被抽打过的生活,说话的语气甚至汽车声都有着软软的温和,不由你不把脚步慢下来。

北方人对雨是敏感的,有雨临空就转节气,就春暖花开,就伸展蜷缩在棉袄里的四肢,浑身都是力气。初雨是北方成长的仪式,记得小时候总会顶雨跑到山岗上,扔起棉帽子,“嗷,嗷”地喊几声,小狼一般。

四月的周庄已经春深似海,本来就不自信的我行为中又少了点底气,哈尔滨街头的雪都化干净了吗?季节不同与人的尊严有关吗?在美的面前有,特别是在一个天地间。

与雨相伴的周庄,水乡的印象立体起来。这里的雨熟悉这片土地,下得不紧不慢也没完没了。透过烟雨望人家,温热的天气却有着冷清的调子,古老的灰青色,在雾气里显得那么沉稳,雨中不新,雨后不旧,像在告诉你,一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

周庄的雨是可以认真看的。

在周庄,我点着一支烟,看水面的烟波,好像水柱在未到湖面之前就被什么雾化了,成为落地的云。可不像北方的雨天,湖面翻腾,雨声夸张,房顶和地面都在“啪啪”地响,好像是不常来,每次都挺激动似的。

我特别喜欢下雨,北方的雨季多在暑假,小时候的这天就没什么活儿了,窗户关严,将枕头垫得高高的,拿一本书看得七零八素。与其说喜欢雨天不如说喜欢打伞,我觉得伞是世界上最祥和、最温暖、最能传递爱的标志物,一打开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都被隔开了,脚步也会变得平和而有节奏。

北方少雨,于是更显现的是它的实用性,黑土地种庄稼,没雨咋能行呢?“出庄进庄一把橹”的周庄发过水吗?刚泡杯茶的我,是在窗口伸手到水面洗手的。

周庄的雨是听的。

会议的前一天我到周庄,想独自感受这千年古镇,我顶着雨在贞丰街上游荡。通常是不在包中备伞的,总觉得有些娇气。雨又大了些,就钻到一个茶室去听评弹。已在的听客都在看我,我很像外乡人吗?几年前在苏州听过评弹,是两个女演员,说说唱唱,容颜清丽,以目传情,闭上眼睛,脑际中是一片竹林……现在是一位男演员,一袭长衫,面容清秀,把水性的江南男人体现得有点夸张,兰花指拨着三弦,余音绕梁,可我只一句也听不懂,但这并不影响让我安静下来。

评弹和雨声是和谐的,或许只在周庄。

完全没有声音肯定叫安静,若有点舒服的声音是另一种高级别的安静,现在就是这样。我座位的对面是沈厅,沈万三,惊天动地的人物,上百间的宅院,门脸却小得有点不介意,就是一家普通的邻居,女主人肯定是喜欢微笑的,而且对所有人。

在沈厅,雨是可以下到室内的,因为室内有竹林。

驻足听雨如停岸听涛,不是几杯茶就能品透周庄的。雨停之后走在街上更加小心,在这里你能听见历史脚步声,远处也有我们祖先的依稀侧影。



《界河写生系列之二》油画 2005年 薛智国

父亲的大风车

□刘育环

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握着我的手一起在夏日的午后用各种材料制作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风车。它们四散在我家每个窗台的角落,用塑料片和螺丝做的歪着头靠在门口的鞋柜上,拧得不够紧实,风一吹就发出吱吱呀呀如孩子滑下滑梯般的声响;五六条彩纸和吃剩冰棍的木杆做成的被彩带系成一串,飘荡在阳台的落地窗外,像穿着鲜艳的舞女跳跃腾挪;还有最大最精致的那个,时至今日仍在我的书桌上和台灯并肩而立。这一个个风车随风转动,给童年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在那时的我心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发明。

我的父亲是一位新能源行业工作者,他总是像追风者一般,循着风来的方向四处漂泊,哪里能发电就去哪里,因此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那时我总是不理解,为什么他总在电话那头,为什么总是缺席每一次家长会。可父亲会留意我的喜好,邮寄回家乡没有的稀罕物,特别是一个大风车。它通体是银灰的金属色泽,圆形的底座上一根长柱,柱子顶端端着个花瓶似的装置,装置前的小钮上旋着三枚羽毛般的叶片,叶片末端还画着一圈圈火红的线条,它是由太阳能驱动,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旋转,转起来时漂亮得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这风车伴随我度过学生时代,似乎永远不需要休息的劲头如救生员般多次将我从不慎滑落的泥沼中拔出。

在我的学生时代,父亲像影子一般隐藏在幕后辛勤工作赚钱养家,只有初中的寒暑假我和母亲才能去和他团聚一月有余,这已是难得的长聚。也是一个初二寒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大风车”。

他的项目大多在南方靠近海边,这里风力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当地实行不限电的政策,产生的效益也就更好。这里四季如春,没有东北凛冽的寒风和飘落的雪花,炎炎烈日四时不歇,父亲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曾经白净的小伙子被晒得黝黑粗糙。初二一次长假恰好赶上项目部聚餐需要全家出席,便约在工地集合。下飞机来接我们的是父亲的同事,还没到近前,我坐在车里就望见那一排排大风车矗立在天地间。这还是书桌上那个瘦高的“风车”吗?

开车的叔叔解释,“大风车”原来是风力发电机组,是由风轮、传动系统、偏航系统、液压系统、制动系统、发电机、控制与安全系统、机舱、塔架和基础等组成的巨物。我一边听着一边注视着,随着距离拉近,眼见庞大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如巨人般簇拥着守着山海大地,那遮天蔽日的存在投下巨大的阴影,人在它的面前渺小如一粒粟。但正是一个个这样渺小的存在,才有这神奇的巨物。风伯飞廉也要为此惊叹,人力竟能使生生不息的风儿为其驱使化作电力输送进千家万户。

夕阳西垂投下金明的晚霞,风声也不再喧嚣,大风车芭蕉扇似的叶片悠悠地旋转,带着说不出的温柔与灵动,山间啁啾的虫鸣仿佛在低吟着从古至今无尽的诗篇。霞光洒在上面,熠熠生辉。

走近这些大风车,才能真切感受到它们的巨大与力量,对于小小的我而言那种震撼难以言表。风从耳边吹过,裹着风车转动的声音,像是自然对人浅唱着勤劳的赞歌。在风力发电机组中,时间都仿佛静止了,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我也终于懂得了他奔忙和劳碌的原因,并为其感到自豪和与有荣焉。

父亲自工作以来用双脚丈量的地方数不胜数,若在地图上勾勒几乎蜿蜒半个中国,他的朋友也遍布这盘旋的曲线。记得父亲曾骄傲地和我讲:“只要你出去旅游,保管有爸爸的朋友照顾你。”还记得说这话的时候他奕奕的神采和飞扬的眉目。

寒暑易节,我也日渐长大,父亲也依旧在南方各地辗转不得休息,不过这候鸟般羁旅的游子留下的不止有足迹,还有一片片高耸在山顶海边的钢铁巨人,它们昼夜不停地捕捉风生产电。我想一个巨大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过的话,更要看做过的事。或许父亲不曾刻舟求剑般在风机或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参与施工的地方也尽是山林海洋,无人记录下这日夜不休的奋斗赶工,他也不喜欢包揽功劳,东北土地养出的广博谦逊依旧熠熠生辉。比起那些虚名和浮华,更能持久的是点亮千家万户的电能,是他工作过的地方留下的兄弟情谊,是我案头至今仍然旋转的大风车,是父亲一路走来留下的一串串动人、深刻的脚印。

馒头

□赵国春

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着墨绿色的麦田。

北大荒的春天,当小麦苗长到一寸多高的时候,外人看到被白雪覆盖的麦田,会担心麦苗被冻死。种地人却喜出望外,当地曾流行这样一句农谚:“小麦望层被,接着馒头睡”。农谚不仅告诉人们,今年的小麦丰收已成定局,也反映出了种地人顺应天时的乐观心态。

馒头,既是中国人的传统面食,又是北方人的日常主食。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三国演义》中讲述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蛮之后,过江受战死冤魂之扰。诸葛亮面对此景心急如焚,想来想去只好祭黄神,求神降福。保佑生灵,诸葛亮不忍心用人头祭祀,而发明馒头为替代品。于是命令杀羊宰猪,包成面团,投入水中以供供奉。

今天,我们暂不去考证传说的来历,只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和馒头的故事。

平时,我最喜欢吃馒头。几天不吃就想它,天天吃也不腻烦。馒头,在面食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主食。它有点像水果里的苹果,蔬菜里的大白菜,肉类里的猪肉,虽然普通,却是老百姓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的。

小的时候,如果早上起来晚了。我就到厨房锅里拿一个馒头掰开,中间夹上点咸菜。上学路上,一边和同学走着,一边就把早餐解决了。晚上,如果想去电影院看电影,来不及吃晚饭时,如果没有咸菜,夹点大葱也可以,当时为了一饱眼福,也不觉得饿了。

那个时候,我最爱吃娘蒸的馒头。有时饿急了,刚出锅的馒头啥菜都不用,三五下除二就把一个大馒头吃了。

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每当秋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农场去支援麦收。午餐的时候,二两重的馒头有的同学一顿饭能吃六个。送饭的车一到地头,我们蜂拥而来。每个小组打一盘青椒炒土豆片或者大头菜炒粉条,有时菜里放几片肥肉,同学们几乎都是左手举着用一根筷子插着的馒头,右手用筷子快速夹盆里的土豆片,慢了吃不到几口菜就没有了。当时,我一顿饭吃馒头的纪录也达到了五个。

每到逢年过节,家里的大人开始忙着备年货。家家都蒸干粮,主要是馒头,也有豆包、糖三角。当时都没有冰箱,人们就把馒头冻在院子里的空水缸里。忙乎一夏天的人们,正月里猫冬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做饭,冻馒头、冻饺子可解决了大问题。

我最不愿意吃的是黏麦子面的馒头,又黑又黏,难吃极了。如果麦收时遭逢连阴雨天,成熟的麦子泡在水里,人们需要穿雨靴下地捞麦。用这样的麦子蒸

出来的黏面馒头,我们大约得吃一冬天。

最难吃的还有发霉的馒头。那年,我娘领着弟弟妹妹回山东老家了,爸在家给我们做饭。三伏馒头蒸多了,第二天就有点馊了。可是爸爸舍不得扔掉,就和我们一起吃。馒头吃在嘴里,嚼嚼也不愿意往下咽。有点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心里感到有点委屈。最后还得把霉馒头咽下。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把霉馒头扔掉。爸爸当时看到我们吃霉馒头的情景,心里也一定不是滋味。

爸爸蒸馒头的手艺,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老家学的。二十世纪50年代,我们老家开了个馒头店,就在淄博市周村街里。70年代我回老家探亲时,还在老宅子的大门上,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小学条:本店小本生意,概莫除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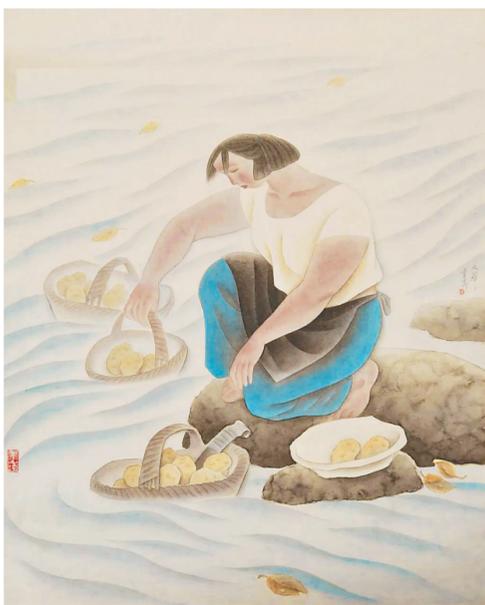
我不光愿意吃馒头,也很早就和爸爸学会了蒸馒头。蒸馒头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也蛮有学问的。面发好后,用碱是最关键的步骤。碱用多了,馒头开花还发黄,碱味也很难闻。如果碱用少了,蒸出来的馒头黏且味发酸,吃了容易胃疼。爸爸教给我识别碱大碱小的办法,用菜刀,在揉好的面上划开一个口子,看看刀口两面的蜂窝孔,比芝麻粒儿大,是碱少了,比芝麻粒儿小,是碱多了。碱少了可以再放点,碱多了面多醒一会儿。当然,有经验的,用手拍一拍揉好的面团也能听出来。

爸爸和我说过:蒸馒头火要旺、水要多、气要足。必须等蒸锅里的水沸腾才能往锅里装馒头。锅盖一定要严,中途不能揭开锅盖,一般20分钟时间足够了。开锅10多分钟后,锅里的充满麦香的馒头味,就从锅缝里钻了出来。馒头只有蒸熟、蒸透了,吃的时候才能闻到麦子的香味。我的体会是,要想馒头好吃,使碱的时候要反复用力揉。馒头剂子成型后,要足够的醒面时间。

如今的馒头,做法各异,口味不同,由此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馒头,除了当年的白面馒头、开花馒头、饅头馒头、玉米面馒头,还有杂粮馒头、点心馒头、红糖馒头,叫法也不尽相同。可我还是喜欢吃普通的白面馒头。

待在家里没事做时,我也尝试着用酵母蒸了两次馒头,准备给老伴露一手。结果馒头出锅后,看着还可以,吃起来有点软塌。老伴不捧场,害得我一个人吃好几天。后来,为了省事干脆还是买吧,早市摊、馒头店、超市里,哪个好吃买哪个。

现在,我家冰箱里,大的小的、圆的方的,人工的机制的,冻了好几种馒头。想吃哪种吃哪种,好像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溪水悠悠》中国画 刘文华